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五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通盡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通魯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使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魯等不遣



渴魯獵忿屢出館欲徒步至京師尋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

五月十三日丙午曷魯至京師

是日曷魯入國門差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日緣議論曷魯等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令師禮入奏復旨候童貫回曷魯凡留三月餘凡見辭宴犒並如習魯例王黼議復國書止付曷魯等還不遣使

北征紀實曰時童貫捕方臘宣撫東南未歸而女真使

人同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真使人可復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發曷魯大迪烏齎書歸本國

朝朝廷國書八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事惟夙惇于大信已備載于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今勃堇曷魯大迪烏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金人攻破遼人中京天祚入夾山

八月起按行依一格

下云正月十四日中京似  
法字本至不誤



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固論國相字極烈并粘罕兀室率師度遼而用降將余覲爲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即莫知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徙西北鴛鴦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亦將西至鴛鴦泊則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淖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

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

府暨諸州延引時日也

軍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濬篡立于燕山遣使

來告謝不受

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處溫欲圖佐命恩倖外假怨軍聲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濬興宗之孫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爲從叔初洪基囚其子濬欲立濬爲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濬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在府番漢百官諸軍并僧道父老數



萬人號曰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爲建福元年改怨軍爲常勝軍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于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邇後纂承罔不祇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底甯蓋太平或弛于細娛而內治多遺于外患以是邊鄙生茲寇讎漸爲蔓草之難圖公肆長蛇之薦食敢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尙遙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搖百姓震懾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爲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尙慙否德又

念與其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革弊爲先所期俾四海用甯不敢以萬乘爲樂敢告遠邇予不食言又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旣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廢興之數事易德効人難力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爲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負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尙慮纂圖之爲



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羣臣之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復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軸成空更滋淫費陵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田漢嫡之戮實出無名彼妻之亂尤不可記迨無悛改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絕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尙不忍從柰羣議之爲公正復見請是以勉稽故事用降新封嗚呼進退惟公廢興有義豈予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蓋狗眾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朕意焉知宣徽南院使事蕭撻勃也樞密副都承旨王居元充告謝大宋使

副承雄州牒准尙書劄子奉聖旨契勘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仰會問因依使人復回

北征紀實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燕京聲言游獵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爲駭懼及明年春謀報再至始知其意謂中國有謀也欲大舉討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爾羣小旣安則謀之如初至初三日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于是我師遂興

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適奏疏乞撫存遼人

疏曰臣近准今月十三日樞撫劄子奉御筆虜界爲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



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勾  
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  
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謂北虜  
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虜自  
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虜酋失德上  
下離叛人不爲用女真渤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衄  
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  
伺左支右梧困敝日甚恭維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  
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嘗親聆玉音屢被詔劄每念  
南北歡好力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

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  
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眾不測侵軼故示備禦之計廟  
謨甚遠預爲之防然臣叨承闕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  
豈敢緘默伏覩邊報近者虜酋獵于白水川女真拚其  
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  
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敝疑隙既開何可復釋惟  
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竊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  
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伏仰惟  
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年今虜酋叔兄  
弟子眾若虜酋真遂不還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



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其宗族臣下厚  
加撫勞勉以忠孝雪恥戡難就其虜酋叔兄弟子取虜  
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眾隆其恩禮  
賜之封册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既  
以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于虜陛下雖  
不責報虜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  
中國不待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  
行實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竊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

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即恤其禍難  
援立新酋當此孤危可取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又  
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心中國永固  
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眾  
附則勢將復強增戍緣邊過為隄防徒足生釁以啟戎  
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不及時  
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  
亟圖之

貼黃臣契勘女真蕞爾小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  
之一大族其眾強弱與虜不侔徒以虜有失德乘其離



心遂致以寡敵眾以弱凌強者非女真之能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人素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于虜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于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于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示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三月某日代州奏得金人邊牒

准大金彰國軍

應州也

牒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鵝行帳

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占

守訖詣代州戒守邊人員不得輒引逃去人民爲國生事自取禍亡

四月十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

詔曰燕京管內官吏軍民百姓等朕惟皇天既付中國民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有僕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祇懼不敢荒甯荷天降康登茲極治聲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牂牁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實惟故壤五季不造陷于北戎惟爾邦君暨厥臣庶夙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  
懷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彌著今上帝降禍于  
虜穢德腥聞弛絕綱維俶爲暴亂橫賦強斂誅剝無厭  
讒慝作仇脅權相滅以至上陵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  
家自取逋竄白水之敗亟聞纂攘調賦益煩人不堪命  
且復盜賊蠶起所至繹騷哀此下民恫怨無告朕誕膺  
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茲境土是謂致天之罰仁  
伐不仁呼爾羣黎取諸塗炭已遣樞密院使童貫領兵  
百萬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封疆大信不渝  
內舉外應繼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數路並  
進前角後倚萬旅一心威以濟德孰敢有越厥志然念

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亶茲告猷爰迪爾眾爾其深計  
遠慮鑒于興亡如能舉城自歸望風響應使市不易肆  
士不授旌捨覆巢之危從安枕之逸是爲自求多福惟  
天矜爾有民永奠一方惟朕以懌已降處分秦晉國王  
如納土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爵應收復州縣城寨及  
長官並依舊職任事平第功不次擢用軍兵守戍之士  
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  
復之後蕃漢一等待遇民戶除二稅外應該徭科率無  
名之賦一切除卻大軍所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  
誤有殺傷或焚毀廬舍擄掠人畜犯者並行軍令如或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 九  
昧於逆順干我王誅猶豫懷疑弗克果斷身膏原野實  
爾自貽惟予肅將天威敢有逸罰時弗可失其尙勉哉  
禍福無門惟爾自召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童貫以環衛軍爲中軍述古殿學士劉韜爲行軍參議  
保靜節度使种師道爲都統制武泰參軍承宣使王稟  
華州觀察楊可世爲之副是日上微出齋宮端聖園以  
觀出師因餞貫仍以御筆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從  
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藩策之中也  
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貫祇奉

聖訓震武而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  
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  
豪傑別立功效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一州一  
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  
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  
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  
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尙或  
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將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  
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脚乘並不令  
燕人出備仍免三年稅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告戒

以司下直官

河北諸帥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二月上旬  
卜吉貫領中軍戒塗在廷無敢異議上意欲須賀正國  
信使歸

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爲國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

二月二十五日

入國門適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  
先至府中議事翌日悅與邈至貫府第貫畧問使人道  
途次第遂問虜中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  
寇悅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  
以此知之貫又問何以知他處無寇悅云所至皆以物  
賂聽頭訪其國中事宜但云惟時與女真爭戰別無他  
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悅云所行路皆有居人田皆耕



此皆下直字

墾所過處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據  
易州悅云非悅所由路然每採訪不聞此也貫詞色甚  
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廷已起兵賢何不說悅云悅自  
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此皆貫已曾虛妄奏  
陳欲遂實其說爾貫云  
莫是初無聖旨賢不會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  
旨自當探問虜中事宜回日聞奏悅又白貫云有譚襄  
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逃眾人即時捕殺  
譚襄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得雄  
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副使姓李  
洎悅過界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機密

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謬若諸事如此未  
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待使人如何悅云以前使  
人禮數悅所不知但隨行人皆言前後禮數如此貫即  
云莫是賢們得他相厚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  
豈以禮數稍厚遂隱虜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  
隱遂悉以所問奏知翌日道君皇帝見三府具道此說  
云他甚有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道  
君皇帝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皆無敢拒之者  
聖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其或可緩也而悅卒  
能縱橫遏其說而擊其謀即日下詔抽回已發禁軍拘



三朝正監會編 卷之六  
收已降宣頭而北伐寢矣悅既對即錫章服由司封遷  
吏部員外郎時中書舍人王安中行詞云持聘復命忠  
實可嘉當是時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詞臣不敢指其事  
實則貫之氣焰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  
故其說罕傳又五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  
今日之禍也以今日禍變之甚則知前日悅力排其說  
其爲利可勝算邪建炎末臣僚以此上言有旨褒贈告  
詞曰故承議郎陶悅朕信賞必罰以勵多士彰善癉惡  
以風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爾剛毅有  
守直諒不回頃自曹郎出將使指陳婁敬窺虜之策排

主恢首禍之謀時既息于起戈忠遂昭于寤主言非耳  
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奸既莫逃于明罰九泉遺忠  
之士豈可后于顯褒疏思闕章陞華秘殿庶以伸久鬱  
之公議賁不朽之餘光尙期有知歆此茂寵可特贈秘  
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  
河北東路宣撫副使

北征紀實曰童貫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日降  
旨十一日勅出十二日拜命攸辭免如常禮批答云朕  
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將佐及四路守臣



監司並其門人故舊貫已昏耄所施爲謬故相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失爲朝廷之害莫大于此卿朕所倚毗無出右者所以以卿爲副實監軍爾如軍旅之事卿何預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貫之所爲可只今授命擇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副軍期

奏曰臣仰遵睿訓付以北事寅夕竭慮深恐不逮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間女真下中京余覩住雲中契丹方枝梧女真之際我乘機會進兵收復

諸省事力旣失此便已爲後時臣奉詔來北星夜倍道于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整促行軍之備即見河朔將兵驕惰不練征敵軍須之用百無一有如軍糧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旋舂簸僅得其半又多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闕雖于太原大名開德支到封樁各件不足或不適用至于得地版築之具并城戍守禦之物悉皆無備蓋河朔二百年未嘗構兵一旦倉猝責備頗難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兵以獻城壘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營漸向就集然尙慮將輸及軍須守具版築之類備之稍緩更遷延



旬日復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赴本司應期驅使疾速前去如稍敢稽緩有誤軍期並寘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

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眾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國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后軍吳子厚劉安將選

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童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爲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害寶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縱之初宜有所失貫曰今之軍事上既有成算第藉公威名以鎮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楊可世請于貫曰事起之由毫髮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猝失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國爲重願熟計而后行貫未語和詵在坐曰公自謂有萬眾敵膽氣絕人視



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  
眞若沸羹望我以蘇儻金鼓一鳴必使比肩係頸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煽釁敗我事耶可世默  
然不語貫即以誥副師道以可世爲前統制下令以素  
車壯士馳往開諭招徠之意勿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  
草書令歸朝官張寶趙忠諭淳禍福書曰月日太師領  
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  
致書秦晉國王閣下蓋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  
者可以立國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神相與之  
際乃禍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

而猶安竊惟國王之於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也  
白水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之復位乃  
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  
朝夕國王又不能遣兵將拯人於塗炭哀此元元其將  
疇依失人之心無大于此夫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  
國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爲有主其  
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余列庶出  
之姪擾攘顛錯以至于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皇帝惻  
然念之乃命貫領重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旗北指  
漸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



下沛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溫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爲計者因敗以圖成轉禍以爲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踏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封傳襲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眾所共知國王翻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勢蹙事窮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况大遼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爲草莽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日以仁愛爲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拯燕薊一方之

無極字日加沛字

命其餘隱德與世無窮若國王疑遲猶豫不斷竊恐子密竊發于便室嚴莊遽起于帳中國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母蹈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之勿爲庸人所誤亮此悃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擴入燕招諭

茅齋自叙曰宣撫司使張寶等持書入燕燕王得書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行于是募某借閣門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使求取珍寶遞



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願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人為念唐儉義小善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盡忠節苟利于國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虜界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一員引伴須臾有父老數百人填擁驛外詢使人何處來僕遂出榜讀之眾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出相謂云使人今夕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願得勅榜副本攜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開門以獻今夕復當密至驛中遂攜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驛祇

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三百餘騎曾歷戰

陳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字夔離不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其餘有馬軍

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鬪今白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乘夜劫之但聞軍聲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童宣撫少立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僕籌慮久之乃作一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為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伴使達燕京門外復遣四方館使蕭奧禮部郎中張覺乃後來據平州者充館伴館



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旨蕭夔都管  
乙信來伴食固請所持書榜云內府官欲借看僕云宣  
撫司令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久之眾持  
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悖多是指  
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今復納回僕笑而收之謂諸人  
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時而較此  
閑事耶蕭夔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顧盟好輒先舉兵  
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答曰朝廷命將出師  
使人不能盡知但畧聞北朝興兵累年並不相報天祚  
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立于燕京鄰國義均兄

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爲湘陰王  
事出非常興師問罪訪尋邊主存亡舉合禮經何謂無  
名夔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天祚失道奔竄宗社  
顛危臣民推戴册立今上事與貴朝殊無干涉何至問  
罪况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但期中  
興豈不與此事體一同南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假借  
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釁攘奪民土豈所望于大國哉  
僕曰明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即位乃册明皇爲太上皇  
禍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父子之  
道盡矣貴朝初非委託自立又貶削湘陰之號何可少



望古人况假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泣秦孔明趨吳皆竭誠意則鄰國不相應耶貴朝泥于矯飾未嘗形一言使本朝雖有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處溫自外來未見書榜再借觀之次早姚璠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迨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誇兵眾不思天理不順人情師無鬪心昨日种師道發揚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非惜自來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進兵卻容

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已陳首即探懷取所付書履作色云宣贊卻如何歸得僕徐答曰某之此來非尋常禮貌之使每切畏謹惟恐爲兩國生事今此乃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來初得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爲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撫司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軍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贊來作死間耶不謂南朝棄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僕答曰某之此來本以一已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同生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爲志



且兵家用間最為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用間以傾敗或彼強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間以離析其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萬分有一否若非念自來鄰國契好即分兵數項整陣齊入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在使人矯陳禍福為死間耶夔等唯唯而去曰少間析津府自有行遣折津府在燕京如京之有開封府僕因相送且笑謂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者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蕭奧張覺押贖賂錦綺衣襖并從人銀絹等物來云來日發

宣贊回程僕辭以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贖

奧云李門下傳聖旨有故事支賜請留李門下者處溫也初欲面議稱

藩因白溝之衄遂已差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齋回書同往雄

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擴見燕王王俾譯者責馬云兩朝講好

百有餘年忽爾渝盟以兵臨境曾不畏天自古違誓國

祚不長馬答如見姚璠等說及上勅與檄書呈燕王令

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勅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

云請舍人朝拜馬云適已見畢何云朝拜是何禮也夔

云舍人勿怒于是有張畫二軸一云大宋膺符稽古成



漢字缺頁初沛字

回不使上脫此不誤

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一云大宋體天法道  
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馬既見帝銜知是

眞宗仁宗御容即朝拜拈香禮畢

眞宗御容者至和初北朝昭聖初令使先

賈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御容朝廷許之遂繪使回仁宗御容者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上御容以爲后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虜主具儀服迎謁見御容驚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眞聖人也我若生于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如此所夔令譯有帝銜求得中國諡號遂塗金字書于像旁

者讀兩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  
謹致書于大遼皇帝闕下有云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  
風土之宜備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

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令三司差人搬取雄州交割  
沿邊州軍各守邊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  
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見  
兩邊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不得創  
築城隍開拓河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  
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鎮守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  
廟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  
其當殛之北朝昭聖皇帝答書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  
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  
盟可改后世何述云又讀仁宗皇帝誓書曰竊以兩



朝修睦三祀于茲邊鄙用甯干戈是偃近觀先誓炳若日星今綿襪已深敦好如故關南十縣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歛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并前銀絹搬至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后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兵夫立便修壘疏導外非時霖潦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維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闕一罔以

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言其盟文藏之宗廟付在有司依景德年中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專奉書咨聞不宣讀訖夔請馬上廳茶罷謂馬曰舍人適聞兩朝誓書豈不懷于心乎南朝君臣忍違此約馬曰前日已常面聞諸公朝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爲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舉豈無名也夔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終違誓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溫等看南朝皇帝敕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尙在大金方熾大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云南朝敕榜事當如何然而處溫素與趙良



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其國祚將亡危共議欲歸南朝遂爲莫逆友密于北極廟拈香瀝酒爲誓後知良嗣南奔南朝命以直閣待遇禮厚亦欲南奔值天祚奔竄乃建立燕王爲天錫皇帝既有推戴之功遂已其約至是知童貫大兵壓境猶豫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衆不協從奏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處即容與大臣共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知獨斷令臣等參議天錫恐天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召李處溫等面議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求保宗廟女真人騎復據西京未聞歸國今者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言畢嗚咽流涕處溫亦爲之下淚于是議遣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七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七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解愁  
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  
目送旌旗如昨夢身非帷幄若爲籌緇衣堂下清風滿  
早早歸來醉一甌達上聽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  
好少休也



吳會漫錄曰自古奸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于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緜袍鐵幘爲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

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繼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非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東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人駭異出門而牙旗竿折五月十一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爲執旗兵逃去而二認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爲不祥又出師後夏五月以戊寅



已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碗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河鼓等越天漢牛斗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疋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疏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寶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筴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合置于城北樓真武廟明日啓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蕭遏魯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人屯涿州新城縣

律上軍上脫

馬擴之說燕人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遣使隨以兵屯新城

金國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事

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曷魯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固論相國勃極烈及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于白水泊阿骨打親領兵數萬來會又聞童貫舉三路大兵屯邊阿骨打與羣酋議以不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徑取燕地入界守關不得歲幣遂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船至登州來朝且自臨軍乘機措畫



金人國書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因五月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尅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期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即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不為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應效尤以為雖已示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

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后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既戒無由可違又遇與中府左右合聚兵眾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三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有朝旨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為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曾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



又不爲夾攻及無本會至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  
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  
迓天休今差字堇烏歇高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  
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  
宣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爲大石林牙掩  
敗于蘭溝甸

師道裨將楊可世聞燕人久欲內附若王師入境必簞  
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至蘭溝甸爲大  
石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涪益帥三萬餘人渡白溝迎我

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召知雄州和詵詢利害  
詵深言師出無名今宣撫司旣至勢不可已乞且按兵  
觀釁仍嚴戒帥臣毋得妄行引惹張皇生事貫乃降旗  
榜稱奉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弔民伐罪出于不得  
已而爲之如敢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造白心旗欲  
給向化之人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

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爲大石林牙蕭幹掩擊不戰  
而還

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節制  
諸軍如貫約束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苟王師力能接



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爲備必有內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爲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司約束諸將旣行楊可世即遣驍將趙明持黃榜旗往撫之比明至賊已對壘矣明據橋陳其禍福或有欲榜幟者亟與之大石林牙看訖毀撤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我軍不爲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旣接安能束手就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不血刃使和詵坐受其賞則我輩何故而來可世勸所部將士臨河分遣趙明麾衆擊賊契丹隔水揚旗指揮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

原將趙德來援遂呼曰急前德未及往賊已度水馳驚德老將識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國恩則捨河橋親往戰焉賊分左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摧可世中鐵蒺藜箭及骨血流滿靴怒髮裂眦鞞臂捍口御鞍墮兩齒胸復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槌將列聲金鼓賊惕惕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即引衆而來我軍堅壁不能逞而還翌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賊將蕭幹登孤山張蓋據胡床以覘我軍須臾引去良久兵來戰前軍將王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詡各勒所部兵接戰



賊大奮力圍諸將於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遂退和訛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訛謂此何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來且使虜人知朝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禍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仲孫齋書同馬擴來雄州宣撫司

先是童貫遣張寶趙忠齋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令趙詔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

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知遊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以往馬有膽氣口辨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來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爲掩擊童貫劾奏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既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議乃請訛可世等共議云宣撫司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去力不濟聞興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圖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訛以謂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七  
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今虜纔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而彼乘機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詵作議狀稟宣撫司初朝廷從附會之辭謂一舉可以下燕望不及此而師道與宗皆表以賊勢□□貫大撓命兩道皆解嚴令至可世謂師道曰賊兵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還意無功而歸氣沮疲乏必襲吾後曠晚發輜重半夜退軍使銳兵馬殿比賊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明日聲金鼓班師賊知之用輕騎尾擊我至古城鏖戰五軍亂師道幾不免甫達雄州賊兵大至宣撫司令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與婿馬顏傳大將楊惟忠

邀戰于城下貫遣辛企宗永宗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黑暗北風大雨震雹大如拳椀我軍不能視敵自午至申風雨愈急師道遽呼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詬我追至古城南我師望南而潰虜人亦遽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帶死屍相枕藉不可勝計先是既以招撫爲名貫下令軍中不許妄殺一人及虜騎犯我師皆不敢施弩放箭聽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然于是貫以契丹尙盛未可圖奏劾种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爲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候益詞探不實妄請



興師詔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訛  
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候益知濠州

种師道責官謝表曰領奉告命責臣右衛將軍致仕者  
總戎失律誤國宜誅皇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  
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

中謝

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

族讀皂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  
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  
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侯屬興六月之師  
仰奉萬全之算眾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  
臣昏昧乘時非才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后聰明耗于

昏瞽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責何止敗乎國  
事蓋有玷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  
不加已耄之刑俾上節麾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  
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  
雄之要道師畏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  
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賞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  
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  
圖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帥  
被旨差充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司之



河北招納北人蓋從河北沿路宣撫司申請也宣撫司時已離都下公上章乞過關日面對上未達間有旨促公便道趨本司公到高陽見宣撫使童貫極言其不可其畧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安可輕舉童公曰已得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河即箠食壺漿來迎特藉公威名以治眾耳廟議已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於黃旗直立中軍以警師且督公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河已有北人迎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銳而已統制官楊可世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勒軍回界河之南濱河駐兵北人無日

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師出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申北人申陳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眾公翌日乃遣康隨詣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移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人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至晚宣撫司令營寨于雄州外城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報有此謝表公關陝名賢之後筮仕五十年間提兵所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附錄于瓦橋州守之西



齋他日關中親舊間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繹味表詞  
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八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日乙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  
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玃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  
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  
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  
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



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眞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柔懷然實亦恃此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兵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以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

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肉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尙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惟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



奸臣賊子欺君罔上妄興邊事僥覲功賞者有所懲戒  
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  
人之猜忌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  
此奸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  
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于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  
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  
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  
况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  
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奸賊豈  
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

是不知祖宗建立權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  
皆出于權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  
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權場之法浸壞遂耗內帑臣願  
遴選健吏講究權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  
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  
田歲得甚厚是會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鬥犒賞之費  
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鬥  
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關國之虛名  
而無補國之實利或則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  
或欲歸順此尤妄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爲備日久山



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覲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爲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

相攻尙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好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



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腴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奸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卻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尙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

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于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于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志士殉名故忠義發于內則鼎鑊忘于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况頑石五色尙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尙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尙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八  
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  
二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  
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  
日伏觀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僭越  
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  
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悚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  
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  
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而處之書奏枷項編管連  
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帥旣行即  
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不敢言獨昭

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  
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  
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日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茅齋自叙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見走  
馬者數輩皆奪到南軍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來介儒  
云兩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凶  
危之事甯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  
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  
非人力今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疆舊



民不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父子之情誰本爲的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介儒笑而不答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留南使是夕宿外驛介儒云恐見四軍更不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虎狼之怒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此正女真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計哉僕竊料四軍以昨日王師小衄故有留使人之意密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北來耶惟復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曰留滯一日耳無害也四軍令大石

林牙來相見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爲舉兵侵掠地土僕曰朝廷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溫言答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

色云河西家

謂夏國

累次上表欲與興兵夾攻南朝本朝

每將章表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間諜貴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答以夏國雖累形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惟救應燕地亦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爲使人何得爲劉宗吉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顧乃



招納使耳林牙又云以兩國和好不留使人食罷可行  
爲傳語童貫欲和則仍舊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即歸  
過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惟忠來  
迎入見師道畧語燕中事僕因語种曰凡軍必居高陽  
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皆逼林木恐賊乘風聲而來  
兼白晝眺望亦費目力蓋少遷之既而師道果移營介  
儒行問曰南遷何也僕給曰此更成耳晚抵雄州入小  
使驛僕見童貫幕府官屬環擁於後貫詢燕中事宜僕  
具以所聞劉宗吉者對幕屬往往頓足抵掌切齒而怨  
蓋諸公方以契丹爲復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种

師道楊可世皆失利于白溝方奏削雄州帥和誅高陽  
關路帥侯益以爲探報不實故惡僕直言燕中之虛實  
機宜王麟者厲聲言馬某可斬貫因麾幕屬退獨謂僕  
曰事尙在但勿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諸公遮路交口  
誚責賈評曰吾曹不合不預教之耳僕曰國家乘時復  
燕要在因險固而用燕人永爲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  
日思南歸而燕之精銳不滿千騎耶律濬新立而女真  
已平山後事勢逼蹙實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  
曉諸公惡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之虞實以國  
家安危存亡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以實致誤軍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八  
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撫司議令种師道退軍雄州  
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宣撫司  
遣參謀劉韜往諭之師道復不得已退果爲燕兵所襲  
傷折甚衆軍旣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見問之僕給曰  
此陝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撫司委劉韜賈評王麟李  
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攜金玉茶具往驛中說話賓主皆  
談舊好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但未得報介儒云燕  
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朝以兵撓之決皆死戰于兩  
地生靈非便仲孫云諺語有之一馬不備二鞍一女不  
嫁二夫爲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答

曰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真耳二人相顧大笑後  
二日以客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儒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皆沿  
路載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熾之且白其事而攸本與貫  
表裡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爲內應

馬擴旣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爲首臺馬云李處溫趙良



嗣不覺喜形于色貫召良嗣問良嗣對曰良嗣舊在大  
遼與處溫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  
約南奔嘗于北極廟拈香爲盟欲共圖契丹今良嗣南  
歸北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設若良嗣書到必以內應貫  
即令良嗣以書約之募謀者投書得馬柔吉等令結義  
士開門迎降拘執契丹轉禍爲福如往年瀝酒北極廟  
歸朝滅遼之言後處溫等令子奭以帛書來答大率言  
伺隙密遣人速報相應之意故俟王師逼燕爲內應趙  
良嗣與李處溫書曰竊以天厭契丹自取顛覆兵連禍  
結彌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餘仰維勞止

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維養聚上下均福頃年台旆自  
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于良鄉之驛舍具道朝廷禮樂  
文物之盛痛憤北戎腥羶殘酷之弊至扼腕太息旣又  
執手于中京景昌門外之邸中極言戎狄所以將亡之  
狀議旣決乃使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汨汨許  
時未克厥志上方稽天之數察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後  
不肖言行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興  
未有若女眞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爲奄有前年取上  
京今年至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腦塗地  
腥聞于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痛心疾首耶尙慮



女真乘已勝之勢下居庸之孤城爲之柰何我燕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上欲拯民於水火乃遣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將次於境上伐罪弔民霑如時雨已號令八路帥以至於小校毋得荼毒良民應天意順人心擴幽薊安生聚此其大畧也如或昏迷不恭邦有常憲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真之侵疆且慮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正契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爲謀契丹五京已亡者四區區弱燕豈能孤立閣下與諸廟堂大臣豈不共知耶善爲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君以全燕之地來

獻於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於禍福閣下密結豪傑拘囚首虜壺漿箠食開門迎降使閣下世享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策之次也閣下父子有志於此適丁斯時千載一逢莫如今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勅旨如其舊官來降者即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加厚賞以次者事畢日任便復業恐閣下欲知之毋或遷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日可待願候來報以慰我思又與李爽劉範馬柔吉等書云頃年瀝酒於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爲誓倏忽十年未即如願今幸朝廷遣大臣領兵



百萬將次於近境足下速集義士開門迎降如能拘執虜酋可以變禍爲福虜中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歸中國則是足下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旃勉旃人回希來諭處溫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霄拜別時絕音耗耳可得聞目不得視至於飲讌談笑每思而念之奭與待制數嘗發言滅虜爲誓近歲間內外相陵盜賊競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雖有幽燕孤危將亡甚於累卵無計解其紛難也蓋歷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廷頓變白首夙夜不遑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近日復有深入慮遭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

念今日之咎愚聞慎密然后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於外若議興師深宜密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戎酋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極蕭公李密學處能奭等同立新君分付得軍兵事與南北面同勾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今月二十日奭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準備防禦女真南來已准奏行近戎主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累次於奭處有言亦有向化心待與奭耶律策高勰馬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謹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文辭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齎管分付到相公似有風聞此事待



方便呈將來書示比遂趨參善保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卿知隨駕翰林醫官院使兼同勾當在京軍兵李奭上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八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九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二十三日  
已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

燕王自馬擴之歸又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疾篤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以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



是以聖人戒于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濇九族之內推爲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頒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眾所共知無負于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覲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稔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爲翌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于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奸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讐

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僞命其逆臣李處溫父子同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爲不法眾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濇大爲不道棄義背恩壞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爲臣子者可不慎歟

初燕王臥病于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



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托故歸私第欲閉契丹于門外然後乞王師爲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進納人傅遵說隨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齋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爽凌遲處斬籍其家資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初處溫父子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

人妖

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應一南結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蓋所以宛轉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信郡王子爽保靜軍節度以本宅爲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溫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嘗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后說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能周旋于其間事洩處溫爲四軍所殺而抗王師矣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



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尙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於必滅之而後已是以虜人後復說女真犯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讎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于是

又曰遼既無主羣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適乃中國犯盟不惟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敗後羣小大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大王約舊好獨王黼力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姦因從經撫房降御筆飭二帥曰狗性從

頭殺便會走會九大王者適病死而遼人奉其妃號蕭后爲主故遼勢更熾于是再出師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至河間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爲言朝廷猶豫未決聞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于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詔貫攸母歸異議者斬於是伐燕之議成矣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爲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何灌爲副統制又分廣信兵駐安肅遣張思正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鎗御袍束帶以寵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古城光世灌駐兵廣信此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兵新城主將四軍大王蕭幹太師大石林牙以燕王溥病先次並入燕結謀策立蕭后不暇來白溝延慶瞰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甚衆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壯丁出沒于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冀景趙明任明等首擢

賊鋒萬計貫表其功擢光世威武將軍承宣使寵錫甚渥俄詔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撫使聽候差使貫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爲憂苦嘗思南歸未有以發自光世兵至往往來降

宇文虛中劄子論收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強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僭中國之號歲賜指爲獻納招攜附屬力制方夏今來遵奉睿算按兵臨邊曾未半年戎虜震慄而遣使人祈哀請命其言遜順至有難循舊制唯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來摧強敵爲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欲盡復燕仇使之



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致但天生夷狄不可盡滅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具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議詳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之常理若十萬全軍出塞攻取涿易未拔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完人心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無援軍糧道不繼其利害如何一今來燕人竭國點集次策甚大若以此兵逆舊虜酋自西而來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真兵馬見在京我軍十萬必未能圍合燕城女真守約不遣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關一舉而

拔掠爲空城以地歸我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爲夷所輕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來遣使女真願爲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愛中國避強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爲存亡繼絕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爲女真所拒南爲中國所棄收拾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爲約續糧以進兵不惟王師入燕爲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未有甯息之日一若大軍取燕不得之後卻與開納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義兩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關三十餘縣又逐旋築寨



建堡營置守備人兵糧草調發措置何所從出一女真兵馬或爲夏國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征一旦歸國我未得燕或得燕而守未固與女真大兵聲勢相遠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虜雜類依附旁近險阻或通款舊酋或別立酋長西兵不可久戍北兵不可倚仗永遠警備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舊酋不能入燕不得志而歸蓄怒乘虛卻於陝西河東出沒牽制作過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爲穩便若兵連不解征伐防禦

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太過於未用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

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使起居郎檀倬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荆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錄曰烏歇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諭於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原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



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  
答云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會遣人馬追趕次  
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達靺古子地分此兩  
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丁卯引烏歇高慶裔見於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語大  
宋皇帝爲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國大獲勝  
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人等稟議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  
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回答國書待親筆寫去  
以見相待厚意契丹昏主尙在沙漠早捉拏了甚好有

計議等事可詣宰臣王黼賜第商量

上待烏歇等厚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賞至輟御  
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禦離宮無  
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  
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  
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  
未定請姑俟他日况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裔遂  
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爲據朝廷不  
得已皆從之乃賜金線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  
十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廷趨訖升堂講賓主



禮禮面授回書

汪藻謀夏竦曰烏歇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四軍領兵爲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爲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離不爾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虜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虜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約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琮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

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弔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琮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撫司明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鶴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甯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內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詣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



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差趙良嗣充奉使大金國國信使兼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同送伴閣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

烏歇等辭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昏主尙在沙漠早捉拏住當爲彼此之利今來國書事且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

朝廷國書書云使航海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勤益誌締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陲用申弔伐之仁

書云接行低一格

以訖威懷之畧逃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西路屢敗契丹俘馘甚眾軍聲蚤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齎事錄大信既定義無更改其餘俱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敦守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洽善鄰之契候當秋凜順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且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並令馬政



齎執事昨錄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媯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內幽州係今契丹新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聞舉兵到西京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襲乘勢盡收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夾攻所謂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

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德軍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兵馬及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國燕京見般送銀絹赴舊主處充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勦除於金國終爲後患一夏國素務矯詐昨聞嘗遣使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國甚切及勾集眾兵借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肅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隄防必爲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元帥府牒內一節稱燕



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二國其間將欲如何又牒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爲牛欄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冀景趙明翟進爲選鋒光世楊惟中爲中部張思正爲殿軍次白溝牛欄賊千餘從古城出與選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爲易州來納款不爲之備偶爾遽戰爲賊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峯臺西復挫衄易州城內望風而以爲王

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秉淵密爲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契丹或告南軍不勝鳳與秉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賊至易州知高鳳內變以爲王師詐敗別有措畫急反北奔鳳再遣人來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剿絕牛欄兵騎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來

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囚涿州刺使蕭餘慶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



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下有道則臣民非后何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積北夷之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國之明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僉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錄曰表云藥師言伏聞蕃漢之人實爲異類羊狼之伍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鑿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至

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爲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仇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爲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恫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時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



天慶十年金人苦于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遛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倡率怨軍作亂余覩副統兵討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蕭幹奏留二千人爲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藥師年少壯貌甚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衆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僞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宋時四軍

四子直書

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爲圖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襲誅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款密且以歷數符讖說其歸宋四軍怒曰薦汝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爲幹必從請又常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怒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啟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吾輩倘項強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眾當如



何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土民奉表來降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十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一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遼人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曰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今又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國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欲與卿等議其去就兩國孰可倚者苟可托國吾即從之納款臣屬亦無恨也若使



與才不度區可謂有  
德心在君乃有此佳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十  
天錫有嗣斷不干預只今事議去就或謂金人方強宜  
附大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宮  
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炎尙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繁眾流  
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燭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  
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  
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  
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  
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致淪殂爰屬惇嫠俟續禴祀常

欲引干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亡伏念生靈重罹塗炭  
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  
海宅心兆人爲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  
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  
生猶荷永綏之惠今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學士  
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謹言德興元年九月十日遼國太后臣妾蕭氏上  
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撫司檄令應易州即遣別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十一  
將馮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趨易州僧明贊遠迓王師具  
言已占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申都統司二  
十六日童貫移檄楊可世劉光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  
涑水扶溝赴涿與大軍會稟劉延慶節制且戒體國輯  
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素有隙忌媚畧同可世部  
安肅軍駐兵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復又位爭高下氣  
相尙不復叱咄軍中譟張有異論參謀宇文虛中與監  
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  
統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太師高鳳少卿王琮  
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鑼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

入城撫定官民閱諸府庫

封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於易州之  
南古燕城光世稍卻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疲軍  
州人大悅于是遣人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琮以城  
降

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  
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左武  
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甄五  
臣武翼大夫懷州刺史趙鶴壽右武大夫恆州刺史龔  
詵趙拱韓壁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秘閣餘將校各有差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十一  
令趙鶴壽齋告勅并犒物回令于十月一日與藥師等  
來易州與大兵會燕京所管三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  
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并隸劉延  
慶前軍爲鄉導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

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虜以爲裨將領常勝  
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真爲女真所  
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真故謂之怨軍  
然怨軍初未嘗報怨每女真兵入則怨軍從以爲亂女  
真退則因而復服常以爲苦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  
其患故其中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

拜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及九大王死蕭后  
立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決策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  
軍實反覆之徒然虜中號健鬪者也其副曰張令徽其  
下又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則常勝軍本二千人  
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號五萬實燕人  
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以數騎來易州參副都統何灌犒勞訖  
俾赴宣撫司公參

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渡黃河過邢  
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骨打已  
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間契丹主聚兵於五  
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  
丹都統偽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脫身遁去及夏國別  
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甯朮割婁宿  
孛堇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昂阿阿下水夏人敗走是  
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  
金人已再殺散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銳所至殺掠  
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傍邊阿骨打屯奉聖州

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甯朮割婁宿屯洪州之西  
牧馬休兵請議於朝廷

茅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撫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  
延慶都統陝西大兵力謀復燕僕時隨宣撫司在河間  
竊聞延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軍馬先入  
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此爲萬全僕以  
爲若使女真入關後必輕侮中國爲患甚大用兵務在  
神速遂條論利害上宣撫司言不使女真入關其利有  
五使之入關其害有九九月尙書經撫房劄子

王黼當  
筆將樞

密院應干邊路軍事盡隸所置  
經撫房施行樞密院不得預

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國



使副使前去濟南府已來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

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國通議使副

金人緣易魯大

迪烏之回、疑我有謀、又自以己不報師期、一面進兵取大遼中京、據山後地土、聞南朝委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來使、以修好為名、且以窺覘我也至青州承御筆據代

州奏探報阿骨打已到奉聖州

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聖州

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

阿骨

打、蓋聞我軍入燕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而已不得歲幣、故親來以決機會僕因詢良嗣今

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事良嗣出國書副本及御筆

事目云若本朝馬軍乘勝已入燕京更不請大金人馬

過關如或未會即請大金軍馬進於燕城之北本朝軍

馬進於燕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掌大驚謂良嗣

曰金人方自以不報師期恐王師定燕土之後守把關

口彼不得歲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和議以邀

歲幣二則使來窺我動作趨向幸而彼未知吾種師道

楊可世白溝小衲童宣撫氣沮而退在我則當領彼來

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聞貴朝舉兵便

發大兵相應夾攻蓋昨來送曷魯等還乃所以待回船

來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但只猜度恐舟船海中阻

風或別失誤故不待報來遂急舉兵於元約夾攻之說

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答之仍以此作國書須一面



催宣撫司進兵尅期下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  
眞用絕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露腹心  
傾身倚以爲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如此則大事去  
矣日後窺伺侵陵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愕然曰今  
宣撫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取之後以金  
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旣知我軍力不能取何不  
明白奏上畫與女眞使自取之急修我邊備守白溝舊  
界保吾故疆豈可含糊苟且圖目前小利不防久遠之  
患愛指失掌此某所不敢預也是時某父亦同行遂以  
與良嗣辨論事白父謂某曰與夷狄共事當先立威以

震服之於後可保無患今宣撫司已退沮又豈可以我  
之腹心盡露于外夷兼女眞豈可以親結之乎旣如此  
論議後必誤國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即乞罷無阿隨  
誤大計僕于是密畫利害論女眞不可使入關要當進  
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定乞罷臣使事自將  
步騎萬人趨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關以杜女眞窺覘  
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是日至宣撫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猥  
守一郡久服堯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已屆疆場謹率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十  
同屬請命于宣撫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爲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召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爲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趨涿易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蕭容韓昉至雄州童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其所上表不納土止納款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昉曰非納土

不受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虜種類雜未易圖朝廷當思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鄰舍朝廷蹙踏了不知彼惡鄰舍也必悔之貫以蕭后表即日飛奏留蕭容韓昉于雄州令管待別聽朝廷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一十二縣析津廣平都市昌平良鄉潞武清安次永清三河香河灤陰涿州四縣范陽歸義同安新城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州三縣盧龍石城馬城易州三縣易水涑水容城營州一縣都城順州一縣懷柔薊州三縣漁陽三河玉田景州一縣遵化



都市賜名廣甯香河賜名清化新城賜名威城行唐賜名威寒盧龍賜名盧城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城都城賜名鎮山漁陽賜名平盧除燕山府已賜名外涿州賜名涿水郡威行軍節度檀州賜名橫山郡鎮海軍節度平州賜名漁陽郡撫甯軍節度易州賜名遂武郡防禦營州賜名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順興郡團練薊州賜名廣川郡團練景州賜名灤川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上御紫宸殿受賀太宰王黼等率百官奉表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燕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縣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別冀都之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召夷之封當天津析木之交實上谷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之饒石晉不綱羯胡匪茹盜藩垣以爲蛇豕之窟汗衣冠而陷犬羊之羣民胥怨咨天乃震怒藝祖立極思與物而更新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於昭熙且不顯燕謀帝命式于九圍無遠弗屆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先天方授我以故疆虜自竄身于窮漠允資聖算爰舉師干俾收塗炭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矯王旅嘽嘽長驅出塞者百萬有奇分道並進者東西相屬敵軍效順拔戎壘



以來歸僞后祈哀即轅門而納款豈特昆夷維其隊矣  
是謂燕民悅則取之雨露涵濡盡率土普天之廣山川  
表裏無此疆爾界之殊恭維皇帝陛下性備堯仁智兼  
湯勇誕敷文德同四海之車書肅將天威辟三王之境  
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繫獨斷之神料纖悉于九重契幾  
微於萬里人神效職天地合符亟臻復古之勳仰快在  
天之憤受端闈之獻方陳希闕之儀增輿地之圖更闡  
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弼初乏贊襄宅朔方曰幽都獲  
預觀於偉績至岱宗覲羣后願遂告于成功臣無任  
諂云詔答之詔曰朕纂丕圖曰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

詔曰行低一格

敦鄰國之權用遵帶礪之約豈意西虜自叛宗盟命帥  
出師巡邊備寇天戈壓境之未久土宇來附者無餘僞  
后知幾遣使露封而納款燕臣效順束身請命以來歸  
將盡復燕雲之故疆聊共成祖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  
外交權成此膚功賴予良弼不揚偉績實係嘉謀據覽  
賀章舉聞攸快聖旨送秘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作民之師夜寐夙興惟祖宗之是紹  
賴帝敷佑中外救甯遠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雲之  
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北狄屬者虜酋失道自絕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十一  
於天怨結四興勢似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爾有眾懷德惟素沛然率籲羣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以懌興念茲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刑屏棄罪及無辜崇奸賊賢痛毒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應收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爲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并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甄拔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爲盜賊者並釋罪令歸業惟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朕惻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

茲親札詔爾咸使聞知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一應目前無名科率押配及積奸政弊一切煩苛之令勅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人戶委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饑民並以官粟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違者重置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耆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褒擢外有懷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爲鄉里所推未被試用者勅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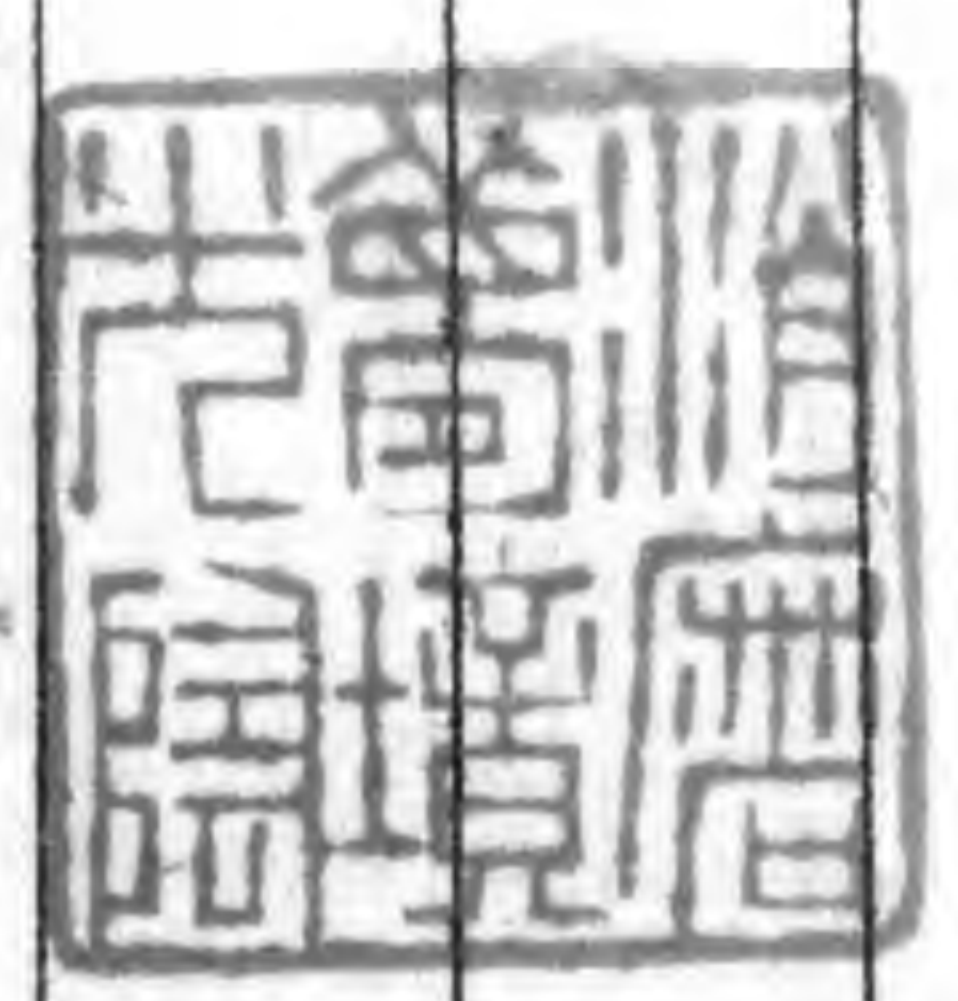
司及州縣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罪  
虜酋或為權倖排斥或以誑誤抵罪者並以名聞咸當  
甄擢永用為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出雄  
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于涿州  
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涑水縣令負弩前  
驅作樂致禮令楊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兵少  
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人志左佐軍俾楊惟中副可  
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詡兵無慮五十萬鼓  
鼙振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于此自卯至酉至良

鄉縣盧溝河前部報曰臨河與四軍蕭幹大石林牙賊  
鋒相接時賊兵不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究虛實延慶五  
軍下營發壕塹帳以備賊出兵抗敵曠晚各憇勝負相  
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對壘  
是日日將晏賊鼓譟攻我戰于料石岡三搗方還萬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十終初四校









律